



蕎子和格麗黃

季康等著

中國青年出版社

蕎子和格麗黃

季康等著

秦耘生插畫

中國青年出版社

一九五四年·北京

778

715-11

254



書號 554 文學 99

蕭子和格麗黃

著 者 季 康 等
插 畫 者 秦 耘 生

青年·開明聯合組織

出 版 者 中 國 青 年 出 版 社
北京東四12條老君堂11號

總 經 售 新 華 書 店
印 刷 者 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印刷廠

開本 787×1168 1/32

印張 1 6/16

字數 21,000

一九五四年九月北京第一版

一九五四年九月北京第一次印刷

印數 1—10,000

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036號

定價 1,600 元

內 容 提 要

這本書裏有三個短篇故事。‘蕎子和格麗黃’是寫一個苗家的孩子蕎子怎樣和偷渡邊境的敵人鬥爭的故事；‘滑溜筒’是寫漢彝兩族兒童友愛的故事；‘陸南關之歌’是寫一個小戰士爲了勝利而用自己的胸膛堵住敵人槍眼的英雄事蹟。

目次

薔子和格麗黃·····	季康一
滑溜筒·····	朱葉二
陸南關之歌·····	伍進先二

蕎子和格麗黃

季 康

三月，四季如春的邊界地，吹起了醉人的和風。
藤條河的洶湧的波濤，像是脫了韁繩的野馬，跳過千山萬谷，不停地向南奔流着。遠處，越南地界的陰森森的老林，已經冒出了新鮮的綠色。河的這一邊，荒山上的崖縫裏，也生出了新鮮的綠草。春天，邊界地真正的春天，來到了。

崖子上，一對竹雞正在茅草叢裏噉噉地打架，猛不防，從芭蕉樹背後跳出一隻黃毛白腳桿的大耳朵狗來，一躍撲上去，差一點撕着了竹雞的翅膀。只聽得骨碌碌……幾塊小圓石頭滾下山去，竹雞拍着翅膀向蔚藍的天空飛去了。

苗家的孩子蕎子正在半山腰裏割馬草。馬草割够了，坐下來歇一歇，順手撕了片樹葉，吹得嗚嗚作響。這時候，滾下來的小石子正好打着了蕎子的背，惹得蕎子惱了起來，回過頭去大聲吆喝：「格麗黃○！格麗黃！莫亂跑！」
大耳朵狗格麗黃以爲是小主人在叫牠，立刻連滾帶跳地從崖上跑下來，踢

得石塊滿山亂滾，弄得蕎子滿身是土。蕎子一把扯住了格麗黃的大耳朵，又是笑又是打。格麗黃一點也不怕那隻正在打牠的小手，只管討好地嗚嗚地叫着，舔着，搖着切短了的小尾巴。直到蕎子順手撿起一塊小石頭投下坡底去，牠才縱身跳開，活潑地跟石頭賽跑，把小石子當作野物追趕起來。

蕎子除了爸爸阿達以外，就是這隻狗。他的媽媽早已死了，家裏沒有別的親人。阿達是個老獵人，現在是鄉上的民兵小組長。

蕎子很聰明。大軍住在寨子上的時候，他成天和大軍在一起，學唱歌，學跳舞，學翻竹槓槓。大軍搬到新營房去以後，寨子裏組織了聯防隊、婦女會、少先隊。蕎子當上了少先隊長，整天帶着孩子們學大軍的樣，上操喊口令。趕集天和農忙的日子，上下寨苗族和傜族的少先隊合在一起，站崗放哨，盤查生人。蕎子今年才十三歲，可是懂得的事很多哩。

太陽落到猛拉山背後去了。藤條河上反射出萬道金光，好像萬條金藤一樣。時候不早了，蕎子的馬草割够了，歇也歇够了，該回家去了。明天，鄉上開物資交流大會，他得回去和少先隊員們商量怎樣宣傳。

蕎子揹起滿簍的馬草，學着大軍指導員的模樣，手裏捏着指導員送給他的小銅哨，沿着回家的路走去。

「汪！汪汪！汪！」

格麗黃從後面跟了上來。牠大聲叫着，撞了幾下蕎子的大腿，一直向崖脚下衝去。

蕎子當是格麗黃還沒玩够，又去追石頭子了。可是不對：格麗黃又很兇地跑回來，跳起前爪，用嘴咬着蕎子的衣裳一直往崖脚下拖。

蕎子知道，如果格麗黃豎起大耳朵大聲咆哮的時候，不是發現了黃麂和野豬，要不就是發現了生人。格麗黃從來不咬寨上的人和大軍同志。格麗黃離得老遠老遠就能嗅出大軍腳上的膠鞋氣味，苗家身上的麻布氣味；離得老遠老遠就能分辨是生人還是熟人。那麼，現在格麗黃這樣急，究竟牠在崖脚下發現了什麼呢？

蕎子撥開茅草跑到路彎子上向下瞭望，嘿！可不是，下面有三個人！兩個穿漢人衣裳的人在河這一邊，第三個人一隻手高舉着黃色的衣服，正從河對岸的越南地界泅水過來。一會兒，三個人碰在一起了。他們聚在一堆像是在商量着什麼，接着又像兔子一樣很快地鑽進了上山的茅坡路。



蕎子想：「不對！這三個人鬼鬼祟祟的，既不像打魚的人，又不像老百姓，爲什麼偷偷地過境呢？」

格麗黃向下衝了幾步，又站住回頭望着蕎子，一股勁地咬着、鑽着，焦急地等蕎子從山崖上下去。

蕎子放下揹簍，心跳得很厲害。他想到：大軍不在這兒，民兵也不在這兒，自己站起來還沒有槍高，又是一個人；往常站崗放哨都是兩個人，發現了土匪，一個人吹牛角報信；另一个人就盯住敵人；可是，今天沒有帶牛角，身上只有一個小銅哨。……這三個人要真是國民黨土匪，帶得有槍，那怎麼辦呢？

回去報信已經來不及了，土匪一會兒就會像毒蛇一樣滑進老林裏去。

能讓他們來破壞物資交流大會嗎？能讓他們來搶寨子、殺人放火嗎？能讓他們來破壞苗家翻身後的幸福生活嗎？……蕎子咬咬嘴唇，捏緊彎刀，決心藏

起來看住他們。

格麗黃看見小主人一跑，彷彿得了命令似的，高興得立刻頭也不回地狂奔起來。牠張開大耳朵，躍過陡坡，翻過芭蕉林，朝山下茅坡路筆直地衝去。



「汪汪汪！汪！汪！汪！」格麗黃奔到三個生人面前吠叫着。蕎子想咬住狗，藏住自己。可是不行，格麗黃被那個黑瘦子打了一槍把以後，越發像瘋了一樣，爬着前爪咆哮着，又回過頭來朝蕎子叫。牠是多麼焦急地希望小主人快從草叢裏出來呀！其實，蕎子已經被發現了。

「你們是什麼人？」蕎子看看藏不住了，就乾脆衝出來大聲問，「把路條拿來！」

「什麼人？」三個陌生人猛地一驚，可是，看看只是一個苗族小孩，就放心地抽回按在腰上的手槍，吐着唾沫說，「我們是老百姓，你喊什麼？」

「把路條拿給我看！你們不能過界！」蕎子拉開嗓子喊着，抓緊小彎刀攔住去路。

格麗黃聽見小主人喊得聲音這樣大，也跟着嗚嗚地咆哮起來，一面轉着圈

子，一面威脅地向陌生人呲着尖利的牙齒。

那個穿黃衣裳的矮胖子楞了一下，立刻換了一副笑臉，走上來拍拍蕎子的肩膀說：「小兄弟，我們是到街子上做生意的，出來的時候忘了帶路條。」

「當真是忘了帶了。」另一個高個子的湊上來說，「我們才從區上來，到河邊的寨子裏去瞧貨的。」他笑嘻嘻地露出了一嘴大金牙。

「不行！你們不是從區上來的，我看見你們從河南邊游過來的。拿路條來！」

「我們洗澡呀！喂！嘖嘖，你這個小兄弟怎麼胡說八道的！」矮胖子說着，一面朝像大煙鬼似的黑瘦子擠了擠眼。

「哼，洗澡？」

「蕎子一點也不放鬆，『沒有路條就跟我到區政府去！』」

「區政府？」矮胖子眉毛一擰變了臉，把小手槍一揮，那個黑瘦子立刻從外套裏拉出一枝五響槍瞄準了蕎子，說：

「小傢伙苗勁還不小呢！」

蕎子知道土匪不敢放槍，在邊界地一聲槍響會驚動好些人。他昂着頭挺起胸膛動也不動地站着，小臉兒漲得緋紅。

「小苗子！」矮胖子難看地笑着，「老實跟你說，我們沒有路條。你要帶我

們去區政府，先要問問我們的槍願意不願意。哈哈！」說着，把手槍在蕎子面前晃了兩晃，接着說，「小苗子，告訴我們這些地方有多少大軍，多少聯防隊員，哪個寨子裏人少、槍少？你說了，我們就不殺你，還要給大銅板和外國銀元。」



「是呀，說了給你大銀元。」鑲金牙齒的傢伙笑嘻嘻地附和着，一面從袋子裏掏出銀元，弄得叮叮響。

「我不要！我不說！你們是土匪，就趕快繳槍，大軍不殺你們！」蕎子說得又乾脆又響亮。

黑瘦子立刻用槍頂住了蕎子的胸口，癡笑着。格麗黃好像看出小主人受了欺侮，立刻大聲咆哮着向黑瘦子撲去。黑瘦子果然不敢放槍，連忙倒過槍口狠狠地打了格麗黃一槍柄，打得格麗黃拉長聲音「嗚——汪！嗚——汪！」地大叫起來。

三個土匪交頭接耳地唧咕了一下。

鑲金牙齒的傢伙抽出一把明晃晃的刀子，回身

對蕎子說：「苗娃子，你給我們帶路，引我們到一個人少槍少的寨子去，我們馬上放掉你；要不……」說着，把刀尖比到蕎子的鼻子尖上，露出滿嘴的金牙，癲笑着，「懂了吧，啊？」

黑瘦子順手把蕎子一推：「走！」

「小苗子！」鑲金牙齒的傢伙假笑着，「你老老實實給我們帶路，告訴我們大軍有多少，槍有多少，區上有哪樣的活動，我們老實喜歡你！」說着，指了指矮胖子，「呶！這就是我們大隊長，過不久就要當司令了。你要照着我們說的做，他會給你官做，給你錢花。嗯，怎麼樣？要不……你看這把刀！……」
蕎子焦急地想：怎麼辦呢？跟他們打吧，一個人也打不贏他們；引他們到寨子裏去吧，爸爸和民兵們正忙着佈置物資交流大會，寨子上槍也不多……
土匪見蕎子不吭聲，又把尖刀子抽出來。

蕎子眼珠一轉，想起大軍指導員講的「雞毛信」的故事，心裏一盤算：把他們引到大軍營房去！於是立刻吆喝住格麗黃，裝得非常爽快地對三個土匪說：

「你們當真給我錢，我就領你們到老林邊上的小寨子去。」
「哪個寨子？」土匪高興了。

「打魚寨。」蕎子順口回答。

「沒有聽說過這個寨子呀！」

「才開荒開的。」

「那寨子裏有多少人家？」

「四家。」

「有沒有槍？」

「沒有。」

三個土匪嘖嘖咕咕地商量了一下，就叫蕎子在前頭帶路；黑瘦子走在身後，拿槍頂住他。

天快黑了。蕎子丟掉了揹簍，喊了一聲格麗黃，就帶着三個土匪向紅土崖大軍新蓋的營房走去。

羊腸小路在山坡野藤中間彎彎曲曲地向前伸展着。格麗黃一會兒在前，一會兒在後；一會兒緊張地豎起大耳朵聽一聽，一會兒又在草叢裏嗅着、鑽着。

蕎子的心也和格麗黃一樣的緊張：黑瘦子的槍口頂住他的脊樑。

苗家的孩子從小就在山溝裏長大，天天爬山越嶺，所以走路飛快。那個矮胖子大隊長，累得直喘氣，沉重的大皮鞋敲打得石岩壳壳響，可是怎麼也跟不

匪突然站住，看見新修的大路，開始有些懷疑。

「小苗子，你把我們帶到哪兒去？」

「哪兒去？」蕎子故意地反問，「你們不是要我帶你們到打魚寨嗎？」



上。鑲金牙齒的那傢伙時
時兇惡地把蕎子叫住：
「走慢點！你吃飽
啦！」
蕎子巴不得一步走到
紅土崖，好叫大軍把這幾個土匪收拾了，於是慢走幾步，又急急走起來。

過了一個山坡，又是一個山坡。天已經黑了，大軍住的寨子也快到了，路也寬了。

「小苗子！」三個土

「打魚寨不是這條路！」鑲金牙齒的傢伙大聲吼着，「你站住！」

「鳴——汪！」格麗黃聽見鑲金牙齒的傢伙叫喊，就應聲咆哮起來。

「不是這條路？」蕎子睜大眼睛望了望離得不遠的大軍營房，不慌不忙地說，「這條路近，平平的好走。你不信算啦！」

土匪們猶豫了。

就在這時候，山岡上突然吹起了號聲——大軍在集合吃晚飯了。

光禿禿的山頂上空星光閃閃，號聲在漫山遍谷迴響着。土匪們怔住了。

矮胖子、黑瘦子和鑲金牙齒的傢伙跳起來想抓蕎子，蕎子撒腿就跑，一面掏出小銅哨「嚶嚶」地使勁吹了起來。

格麗黃也忍耐不住了。牠攔住土匪們的去路大聲咆哮着，猛撲着，活像一隻小老虎。

尖厲的報警的哨聲和山上的號聲響遍了山谷。土匪們嚇慌了。鑲金牙齒的傢伙和格麗黃糾纏到一塊，矮胖子和黑瘦子去追蕎子，可是哪裏追得上呢！就是山裏最好的獵人，像蕎子的爸爸阿達那樣，在這緊急的當兒也不一定能攔上他呢。

蕎子拚命跑着，吹着銅哨。紅土崖上的崗哨聽見了哨聲，老遠就吆喝起

來：「哪一個？站住！」接着，許多人影匆忙地集攏來。

黑瘦子一着急，一個筋斗摔了下去，立刻爬起來就往回跑。矮胖子知道暴露了目標，慌忙掏出手槍朝正在奔跑的蕎子連打了兩槍。蕎子忽然覺得左腿一麻，邁不開步了，緊跟着，第二顆子彈又從蕎子的腰上穿過去。蕎子覺得好像被人攔腰打了一棍，手一鬆，哨子一丟，栽倒下去，順着紅土崖骨碌骨碌滾了下去。

格麗黃大聲慘叫着朝矮胖子猛撲過去，就在這時候，鑲金牙齒的傢伙趕上去，猛地一刀，插進了格麗黃的脊背。鑲金牙齒的傢伙丟下刀，立刻拉着矮胖子向邊界地老林逃去了。

全副武裝的大軍很快地從四處衝出來。附近的村寨也紛紛吹起了牛角。

大軍和各族人民的聯防隊開始搜山了。

四面山上燃燒起火把。河水奔騰聲和人們的喊叫聲，攪破這春天夜晚的寂靜。

蕎子從痛楚中甦醒過來，覺得一陣熱辣辣的，好像有誰在舔他的眼睛、鼻子和嘴。他抬起無力的手趕開這沉重喘息的東西，睜開眼睛一看，自己躺在刺